



我有一轴藏画,它的组成或可谓异乎寻常。上半截是清中期“扬州八怪”之一李鱣的墨线双勾兰花;下半截是当代海派领军人物程十发的书法。两位作者都是大师级人物,但两人生活相距数百年。

连日酷暑,友人却不为酷暑而退,来我家给我带来一阵凉爽;赠我一把握佛寺方丈觉醒和尚和宜兴工艺师合作的“平安吉祥壶”。我心中很是感谢。此壶用宜兴黄龙山段泥制作,壶身有觉醒书写的“平安吉祥”四字。友人说他一直想做这把壶,就是没见到一把满意的壶。一天他见到了一把莲子壶觉得正合心意,僧人和文人历来都将禅和茶连在一起。我拿着壶看着想着,这禅与茶。

我好像在哪里听到,还是从什

一个夕阳西照的下午,我独自来到西区花卉市场一个卖葫芦的铺子。墙上吊的,橱里放的,柜台摆的全是形状各异,大小不等的葫芦。蓦然间,我不经意地发现了货架上有个似藤根料,未曾见过,于是拿出来仔细看:是崖柏?枝杆太细;是八楞木?枝杆太曲折;是杜鹃根?枝杆没那么滑溜。店主说这是龙爪枣木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如愿将它收下。该木长 36 厘米,宽 25 厘米,高 67 厘米。经查为龙爪枣木也称



地。这个根料拿回家后不久就开始“动工”了。首先整理,保留形态完美的枝条,剔除多余的枝条,使笔

只办一期的《民主文艺》◆ 韦 泐

人,一九七八年去世。他初以儿童文学创作步入文坛,后又以杂文创作成就在文坛崭露头角,曾出版过杂文集《芒刺》。同时,还用改良过的童话这种特殊形式,影射现实,抨击黑暗,起到了杂文“匕首”与“投枪”的作用。他与沈寂两个年轻作家,担起了创办《民主文艺》重任。何为是沈寂文友,是专写散文并具有个人创作特色的青年作家。他应邀以《怀念》为题,写他的一个从中学到大学的同学,他们互助学业,交流思想,一起欣赏音乐等。有一天,这位同学突然走了,没有了任何消息,令何为引发种种怀念之情。这篇内容丰富充实、感情真挚浓郁的散文,成了《民主文艺》创刊号的头条。接着是“译诗”栏目,两首都是雪莱的诗歌,即《普洛米修士的解放》《生命会变迁,但不会飞去》。在“作家·作品·作

风”栏目中,有三篇名家著译,老舍的《写与读》,郭士浩译述的《曹禺的宇宙观》,吴组缃的《读〈十年诗选〉》。其他作品有董鼎山以笔名“坚卫”的译作《更重要的曲线》,有郭朋以“萧群”为笔名创作的小说《姜教授》,有《新民晚报》老报人束幼秋以“越薪”为笔名创作的小说《外国的》,以及钟子芒的小说《华威先生在上海》,马凡陀的两首讽刺诗等。

《民主文艺》刊末有《编后》,文字不多,却道出了编辑惨淡经营刊物的良苦用心:“春天明朗的阳光多少鼓励人想做的事,因为大家都是弄弄笔头的,不觉想到办一本文艺刊物,而当初的意思,是觉得不少的文艺刊物不是杂乱、空虚,便是太严肃,太‘教授气味’,而理想中则是年轻、活泼,不必硬去拖拉邀请名家,只是我们自己一批。这样决定下来,

便着手。稿子齐了,就编,很快地完成,不过,离我们的理想太远,但向自己打气,使下期精彩些。但以种种原因,被搁置了三个月,时令已是夏天,大家都灰心,以为十、九是流产了,可是终于这些稿子到印刷所里去,很快地排好,于是抽抽补补,成了这一本东西,在读者看来是粗劣的,在我们倒费了些心力”。

这段文字,既讲清了办刊的缘由与经过,也道出了办刊的曲折与艰难。其中还写道:“本期中,‘作家·作品·作风’一栏,完全是转载的,那是集纳一些写作经验、批评之类,可为文艺青年参考”。在刊物的版权页上印了“封面设计:池宁”,一般刊物,很少会写封面设计者的名字。这封面设计确实颇有特色,老宋体的刊名置于上端,十分醒目。下端以红色反衬,嵌入刊物的要目及“创刊



号”三个字,整个封面显得简洁、明快,大气而富有力量感。作者系苦于剧团的美工,专事舞台布景的绘制。

沈寂说,《民主文艺》创刊号印了三千册,断断续续慢慢都销售出去了。冯葆善觉得刊物影响不大,反应平平,再加上缺少稿源,后继乏力。这《民主文艺》只办了一期就寿终正寝了,第一期创刊号,也成了最后一期终刊号了。

遥听大师与大师的对话 ◆ 许云琴

李鱣的墨线兰花,尺幅不大,“文革破四旧”漏网之鱼,成了劫后余生的纪念,令我倍加珍爱。

1988 年(戊辰)六月,我赴上海市区衡山宾馆对面的一座大厦去拜望程十发先生,顺便携上李鱣的勾线墨兰,为欣赏此画求教十发先生。十发先生对“扬州八怪”诸家的绘画风格赞美颇多。对于李鱣,程先生说,李晚年运笔纵恣,墨酣笔畅,变化多端,铺陈自然,饶有气势,对近代海派画家如吴昌硕、蒲华等人影响很大。程先生展视勾线墨兰,凝视良久后对我说:“这幅墨兰虽然不是李鱣的宏构巨制,但它自成风格,构图极为洗炼,无一笔多余;它的线条刚劲流畅,非平庸之辈可以模仿耶!”因为画幅年代久远,保管欠妥,给人“垂垂老矣”的感觉,十发先生建议我好好保管,延请高明的裱画师重新装裱。我对先生看好这幅墨兰由衷感激,说松江有位技艺可以信赖的裱画

师,是我的朋友,回去请他帮忙。重裱前,我请求先生为墨兰题款,想不到程先生欣然同意,引我去他的画室,特意裁了与墨兰画幅相同尺寸的宣纸,研墨提笔以楷带隶的书体一气呵成以下题款:“卫夫人为书圣师,仲姬是我乡贤,如何马湘兰画可拟?木头老子太腐迂。戊辰六月,程十发戏题。”

回松后,我重读墨兰上李鱣的题款:“卫夫人及管夫人,区区马守贞,不足学也。”为了推测理解李鱣题款的深意,我查阅了画史,认真研读。卫夫人是晋代女书法家,钟繇评价她的书法“婉然芳树,穆若如清风”。传说“王羲之少时常师之,正书入妙”。管夫人即元代书画家管道昇,字仲姬,吴兴人,赵孟頫妻。她的书牍行楷,与赵孟頫不可辨同异,善画墨竹梅兰,晴竹新篁是其始创。马守贞是明代秦淮名妓,善画兰,故以湘兰之名独著。她的兰竹潇洒恬雅,别饶风韵。纵观

李鱣题款中三位女性画家、画兰高手,在李鱣眼里却不屑一顾,“区区”一词足以流露对女性画兰高手的藐视。李鱣对自己的勾线兰花,颇有孤芳自赏、洋洋得意之感,在他题款里流露无遗。

对照程十发先生的题款,卫夫人“是书圣师”,管夫人仲姬“是我乡贤”,马守贞画兰“如何可拟(比拟)”,他对三位女性画家充分肯定和尊重,批评别号为“木头老”的李鱣“太腐迂”。

两位大师对女性画兰高手的评价,我的理解是大可不必顶真计较,因为题款大多是画家信手题写的“文人游戏笔墨”,如此而已。欣赏这幅异乎寻常的画卷,常常令我审美情趣上得以享受和满足。李鱣是几百年前活跃在清中期画坛上的大师,十发先生离世已有多多年,成了故人。我想,人生百年一瞬间,倏忽而逝。唯有大师创造的艺术财富才可代代传承,保存永恒。

禅茶一味 ◆ 王人梁

么书上看到过,说僧人在坐禅时,口中含着茶叶,因茶能生津,也能提神,使僧人在坐禅时更能心平气静,口生清香由之而来,这使人得到一种忘我的境界,所以有“禅茶一味”之佳句。

文人雅士有好三香即茶香、书香、墨香之说,故饮茶能使人静心。与众友相聚,清茶一杯叙说人生,

茶更有其凝聚力,围坐品茗使人感到格外地亲切,心分外的平静,三五朋友一起海阔天空,享受着生活的美好。饮茶是一种高雅、宁静而又淡泊的体现,也是和谐生活的精神所在。

禅茶使人得到身心健康,酷暑天,喝茶谈笑,而不觉其热,正



如古人曰:“心静自然凉”。赵朴初先生有句:“七碗受至味,一壶得真趣,空持千百偈,不如喫茶去。”真让人念之忘俗。

龙爪枣木笔架 ◆ 原野(上海)

架线条更加简洁明了;其次加固,修补碰伤的枝条,填补根条裂缝,确保笔架重心到位,调整脚平稳,使笔架更趋稳固了;最后进行打磨,枝杆光滑了,再上白腊用干布擦,枝杆变白更亮丽了。经加工后,原先一个“蓬头垢面”的根雕面目焕然一新,曲屈奇特的枝杆和弯曲的枝条犹如群龙飞舞,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笔架了。

笔架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。我是根艺笔架爱好者,看到了不少形

式多样的材质笔架,普通常见的除前面提到的外,还有名贵的黄花梨、沉香木等。但料好不等于形好,我相对喜欢崖柏料,前年我的崖柏笔架(《飘逸多姿的崖柏笔架》《新民晚报》5月27日 B10 版)得到了清华美院师生的肯定,并邀请我向该校《装饰》投稿。现在我觉得龙爪枣木的效果也很好,二者相比,各有所长。虽然枝杆及整体不如崖柏大气、粗壮和苍劲,但从形态上比较,龙爪枣木更显飘逸、灵动、神奇!



这段时间天气渐热,懒得出门,在家闲来无事,便随意翻翻书,看的正好是一些讲各种石雕的,我也不管看得懂看不懂,想着只是打发一下时间而已。没想到到这一看,便是一下午,虽说对石雕并不是很了解,但是就从这些图文上,我也觉得看出了一些味道。一块小小的石头经过艺术家的精心雕琢,可以如此栩栩如生。

我记得家中就有这么一块石雕,是我外公江寒汀先生留下来的,听母亲说,从她小时候开始就一直摆在外公的画室里,外公是非常喜欢的,现在当然在母亲的书房中。想着我便起身到书房,对着这块石雕看了又看。说实话,看懂的不多,只是觉得雕工非常的精细,从每片叶子到人物的脸部表情都非常生动。看着看着,我突然想起唐代诗人贾岛的一首诗《寻隐者不遇》:“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,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”这石雕中不正是刻画着这首诗的情景吗,以前我还真没有仔细去留意过。其实我小时候便一直喜欢看着它,儿时的思维简单,就是因为石雕里面有树,有人,觉得好玩。也一直想去碰一碰,摸一摸。不过母亲是绝对不让我碰的,据母亲以前的说法,是因为怕我年纪小,石雕又有点分量,碰了翻下来砸到我。其实现在想想,这不让我碰它最主要的原因,其实就是因为这是外公留下来的东西,对于我母亲来说,已经不是说石雕本身有多珍贵,而是看着这石雕是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种回忆。

很多艺术品都是如此,其本身的价值固然是值得珍藏的一个因素,但更加珍贵的是其中的回忆,或者说其中蕴藏的每一个让人值得回忆故事。单单用金钱来衡量,那艺术品与黄金白银还有什么区别呢?至少对于我来说,只要是外公留下来的东西,不管它的价值如何,我都惜如珍宝。

家藏的回忆

◆ 张 洋